

故事 |

么妹的暖冬

□ 邝万梅(西昌)

么妹终于如愿以偿的跟老公进城务工了。每天黄昏工地放工后,随着熙熙攘攘的民工,背着背篓、拿着工具走在回家的路上。虽一身的腻子粉一身水泥浆的,头发上灰蒙蒙一层粉尘,但么妹的心里别提多快乐幸福了!两个人终于可以再一起了!几次下班归来,如遇公交车上一些空位,么妹几次喊老公去坐,疲惫不堪的老公只是笑笑,指指自己一身的灰,始终站着直到下车。么妹欣赏地望着老公,深深的爱意在眼里缓缓地流淌。

在工地上,么妹跟别人一样背沙背水泥,老公做泥工。活计很辛苦,每天天不亮就出门,天黑很久了才回到家。但是,每当看着自己参与修建的一幢幢高楼竣工,一个个小区交付业主使用,心里的自豪感都油然而生。回想起那些年,老公年头出去去年尾才回来。这一年半载,么妹一个人面对孩子的学习、健康、成长,田地里的春种、秋收,家里大小的事都压在么妹一个人的肩上。如今,靠在老公并不坚实的肩膀上,么妹时时沉浸在幸福甜蜜中。

自从么妹带着孩子跟老公进后城,小小的出租屋里,每天放工后,孩子们也放学了,一家人聚在一起,晚饭虽不丰盛,总是其乐融融。记得在家乡时,一次儿子跟么妹说:“妈妈,我都想不起爸爸的样子来了,好像爸爸在我的生活中没有啥印象一样的”。么妹的心就生疼地痛了起来,下决心带上孩子跟老公进城务工。

日子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周而复始,两个孩子在城里的学校念小学、初中。常常听别人说起:西昌是一座的春天栖息的城市。湿地公园内,

湖光山色美,人在画中游。可忙于早出晚归的活计,也是该抽时间去湿地走走看看了。

突然,电话响起:“看月亮没?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”姐姐在电话里问。嗯,算算今天十五了,生活在著名月亮城的么妹正走在下班路上,疲惫的抬头望望天空,公路两旁高大茂盛的树枝树叶挡住了视线,哪里看得到月亮。倒是看到满街的霓虹灯像眼睛眨呀眨的,路旁的饭店、烧烤店座无虚席,瞟一眼满桌的鱼啊肉的,咽了口口水,么妹的肚子咕噜咕噜响起来,看啥月亮哦,赶快回家做饭去。

仿佛眨眼间孩子们就长大了,儿子去省城念大学,女儿念职高。每年的学费、每月的生活费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想着每月1号该给孩子们打生活费时,么妹总盘算着,这个时节啥菜的价格最便宜,啥时候去买最合适。后来经好心人介绍,工地上没活的时候么妹就去做了家政。由于人踏实、认真、活儿也渐渐多起来。这不,这月给孩子打了生活费后,夫妻俩居然余下2000多块钱呢。孩子几次来电话说,让妈妈换一台智能手机,么妹也想跟孩子们视频,看看儿子是不是长高了长帅了,看看女儿在省城是不是适应……

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盘算着,把手里这家的卫生忙完后,准备去买一部手机。前几天去看好一款手机,要920块钱,犹豫了好几天都合不得下手。还得添置一件大衣,马上要年关,要回家看妈妈了。如果妈妈看她的么妹穿得暖和穿的漂亮,妈妈会很开心的。么妹想着心事,匆匆忙忙的做完活计,从雇主手里接过工钱(这家雇主很温和,

对人很好。么妹也遇到过挑剔雇主,这不行那不行,检查第4次卫生才把工钱给她)。想着温婉的雇主,心里就甜甜的,把挎包挂在自行车上,欢快的一路骑自行车直奔手机店。可一下车,蒙了,包呢?肩上没有,车上没有。轰的一声,么妹感觉头炸开了,魂也没了,心想怕是掉路上了吧!么妹急急忙忙掉转头向原路逆行返回,想拼命地蹬快一点,又想慢一点,一路看仔细一点,好几次看到路旁的涵洞都以为是自己黑色的背包……

一路满怀希望又失望的返回刚刚做工的小区,跳下车急急忙忙地问门卫:“大哥们好!我是刚刚从这里出去的,你们可看见我落下一个包”?你叫什么名字?门卫问道。么妹急的带哭腔,我不是来取包裹,我的包掉了。门卫一边问着名字一边伸手从高高桌上取下一个包来,当看见自己那黑色的包,么妹眼泪掉下来。这时么妹一起做工的小姐妹也急急忙忙地骑车赶来了。原来,好心的保安大哥们按照么妹的手机通讯录,找到署名大姐的电话告知,你妹妹的包掉在胜利南路佳信阳光小区里面了,包就放在门卫室里,让她不要急来领包就是。大姐几经周折才找到么妹一起做工的姐妹。小姐妹数落着:“你这性格真是急死人了,怎么那么粗心啊……”

抱着失而复得的包,么妹的手抖得厉害。保安大哥安慰着:“大妹子没事就好,没事就好,这不,包里的财物完好无损的,以后小心一点就是。”这边小姐妹仍在数落着:“手机烂得这样,衣服舍不得买一件……幸好遇上好心的保安师傅们,不然我看不哭死你……”

么妹抱着包朝着小卖部走去,去给好心的保安大哥们买几盒烟。心里想着:原来西昌真是一座春天栖息的城市,气候四季如春。西昌的人们亦如此的温暖,就像是这冬日的暖阳。阳光下么妹的心暖暖的……

感悟 |

回家

□ 王俊禧(西昌)

列车里的灯光温暖而柔和,车厢里的人酣睡着,此起彼伏的打鼾声让我辗转反侧。窗外,是一片漆黑,只有那淡淡的月光,让我感到一丝宁静。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了不久前,一个孩子,在家里跟父母吵了架,摔门而出,独自踏上了这趟前往拉萨的列车。看着对面紧紧依偎的一家三口,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在爸妈怀里睡得正香……

这趟列车,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独自踏上,我拿出手机,给爸爸发了条信息,告诉他们:我想独自出去闯一闯,便关了机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,我朦胧中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,睁开眼,看到刚刚还在熟睡的小男孩,此刻却在妈妈的怀中不停的呕吐,看起来难受极了。他的爸爸焦急的看着男孩,眼中隐隐出现了泪花。周围的人都开始不安起来,大家七嘴八舌。眼看小男孩的脸色越发苍白,不停地哭泣。焦急地爸爸突然站了起来,向车厢的另一端飞奔过去。不多一会儿,小男孩的爸爸就带来了列车长和医务人员。在他们的努力下,小男孩终于停止了哭泣,安静了下来。

整个车厢里又恢复了起初的宁静,人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我起身向卫生间走去,刚走几步,我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。我看见小男孩的爸爸双手紧紧握着列车长的手,激动地说着什么,双膝一弯,正准备下跪被列车长和医务员给拦住了。不知为什么,我突然很想哭,赶紧转身往回走。

我回到座位上,突然有一种冲动,想摸出手机给爸爸打电话。开机一眼就看见了爸爸的未接电话信息。我再也忍不住了,泪水如洪水般涌来。我拨通了电话:“爸爸,我错了。我不该冲动,独自踏上列车,让你们担心。”“孩子,我们也有错,我们不该逼你太紧。你在哪?有没有饿着、冻着?”我赶紧擦了擦眼泪,说:“我很好,不用担心,我马上就回来了。”结束了通话,我的脑海里浮现了一个想法,我要回家!

我正想着如何回家,小男孩醒了,看着爸爸妈妈。我走过去,俯下身,摸了摸男孩的头,说:“好点了吗?”他露出整齐牙齿,给我们一个最甜的笑容。他的爸爸开口说:“小姑娘,谢谢你的关心。”我点了点头,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幸福的样子,我回家的欲望越强。于是,我准备在最近的一个站下车。

踏上了返程的列车,内心很激动。列车里的人们都很高兴,也许他们对前方的目的地,很向往吧!耀眼的阳光洒满窗台,窗外的景色让人陶醉。我再次掏出手机,给爸爸发了条信息,“我正在回家的路上!”

你是否和我有同样的经历,希望离开父母,去外面闯一闯?但不要忘了,在那个温暖的家里,还有两个焦切盼着你回家的人!

回忆 |

老相片的故事

□ 韩红建(德昌)

偶然打开了相册,一张张黑白像片映入眼帘,每张照片都有一个故事,每一张都如同一段暮色中的阳光,温馨,也依然明亮。

1976年的9月9日,当县城的广播站播放出沉重的哀乐,向世界宣告毛主席去世的消息,整个小小的县城笼罩在一片悲伤中。母亲迈着匆匆碎步,到下街子上的百货商店里用准备过年做新衣服的布票扯了白布,请下放缝制社里的右派二叔给我们几兄妹缝了新的白衬衣,左臂上配上了青纱。

也许是够虔诚,亦或是一种时尚,我和妹妹又到下街的印刷社里印上了“沉痛悼念毛主席”的字样,每印一个青纱是5分钱。因为母亲在国营东风照相馆里工作,拍照之前,反复叮嘱:不许笑!所以,留下了我和小妹(右一为邻家小丽,我青梅竹马的小姐姐,亲爱的小丽,你在他乡还好吗),身着白衬衣,臂戴青纱,面色凝重的相片。

学校已经放假,第二天在德昌东风路广场参加第一场追悼会,各机关、单

位、学校、幼儿园儿必须参加,任何人不得缺席。

我自然不会放弃这难得不上课的机会,立马邀约了最好的同学,带上竹编的撮箕,提上家里养水仙花的瓦罐,跑到安宁河的桥下捉起鱼来。

在安宁河上游还没修电站和冕宁大桥水库建成的年代,是一条季节之河,河水随季节变化,夏季雨季来临涨洪水时节,如狂暴的巨龙;冬季枯水时节又如少女般腴腆,静默几许,一路蜿蜒,向南缓缓流淌。

9月份是安宁河的枯水季,雨季已悄然结束。大桥下乱石嶙峋的河滩里,满是搁浅的小鱼和虾,搬开浸没水中的石头,伸手一抓,就会抓获四、五只蜷曲身体,肉肉嫩嫩像蜈蚣一般狰狞的爬沙虫。亦或被一俩只惊慌的爬沙虫子钳住指头,便疼出一片嘘声和惊出一身的冷汗。

鱼群在乱石中窜来窜去,早已惊慌失措,简直像撒在水的精灵。我们已是心花怒放,全然不顾,脱去衣裳,甩掉凉鞋,全身精赤,下到水里。搬起石头,

筑起水坝,一人从上游往下赶,一人在筑好水的坝里支起撮箕,这下好了,大大小小的各种细甲鱼、乌棒鱼、黄辣丁、耙脑壳、形形总总,争先恐后,全部进了布下的撮箕里。

太阳落山的时候,已是肚皮呱呱乱叫,才带着满满一瓦罐的渔获,带着满足,满身泥浆,如出刚土的兵马俑,满心欢喜回到家中。

回到家中,心想会得到母亲的表扬,哪里知道,还未开口,却被母亲用早已准备好的鸡毛掸子狠狠抽在我的身上,呼呼的抽打声中并大声地斥责,让我跪在了家里那尊石膏的毛主席像前。把装鱼的瓦罐从家里扔了出去,碎了一地,遍地都是跳动的鱼。心,也像瓦罐一般,摔了个粉碎。从未见过母亲打我这么凶,一边哭一边跪在地上告饶!

母亲一边抽打着我,也流着泪,一边把老师家访的事情告诉了我。原来全校师生参加悼念毛主席的追悼会仅仅少了我们俩人。

追悼会每天一场接一场,天天班主任廖老师会在出学校前点名,然后列队向广场出发。且每一场的追悼会我都在流泪,不是为毛主席,而是身上被母亲抽打的伤痛而忍不住流下的眼泪。

那一年,我已八岁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,亦如昨天。